

# 加快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

## ——各地稳步推进改革促进“三农”发展

盛夏时节,在广袤的田野,农民辛勤劳作,为秋粮生产夯实基础;颜色缤纷的果园、菜园、草场和海洋牧场,丰收的希望正在孕育;风光旖旎的乡村迎来各地游客,给村庄带来生机……

务农重本,国之大纲。近年来,各地稳步推进改革,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,促进农业基础稳固、农村和谐稳定、农民安居乐业。近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,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部署,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。

### 现代农业展现新变化

“虽然今年遭遇了旱涝天气,但规模化种植方式,便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,给秋粮生产打下了好基础。”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道口镇赫马岭村党支部书记魏振伍说,今年夏播期间高温少雨,机灌站为粮田浇上了水;近期鲁南地区经历强降雨,土地集中连片后新开挖的排洪沟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十多年前,赫马岭村是一家一户种植,小麦、玉米亩产只有七八百斤。2015年,在农村承包地“三权”分置制度的指引下,村里引导大家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,组建包括农机手、种田专家、管理能手在内的团队,对托管的土地实行耕种管收“保姆式”服务。2023年玉米亩产近1300斤,2024年小麦亩产超过1100斤。

赫马岭村的变化,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,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近年来,我国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、农户承包权、土地经营权“三权”分置并行的制度体系初步确立,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,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稳步推进。

改革增动力、添活力。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.39万亿斤,粮食生产实现“二十连丰”,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此次发布的决定提出,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,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,促进农民合作经营,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,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
新华社记者:于文静、胡璐、叶婧、熊轩昂、陈诺  
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

### 农民增收增添新动能

“今年2月,我们连续第七年拿到分红,每人700元,实现分红六连增。”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严金昌说。

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。近些年来,村里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,在盘活资源资产的同时,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、提升农业附加值。村里规划建设小岗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,小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等项目陆续落

户。当地还积极推进“乡村旅游+”模式,2023年实现经营收入约1156万元。

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业农村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。2016年,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》印发,对改革作出总体部署。目前,农村集体家底基本摸清,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基本确认,全国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8万个。

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资源发包、物业出租、居间服务、经营性财产参股等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。2022年全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6711.4亿元,年经营收益超过5万元的村占全国总数的60.3%。

2024年6月,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法。这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,确保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地位、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同时,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。

此次发布的决定提出,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,构建产权明晰、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,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,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。

### 乡村发展呈现新气象

近日,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镇,盛开的海菜花引来游客观赏。松曲村村民社珍红和妻子正乘舟采收海菜,一年能增加两三万元的收入。

根据洱海治理和市场需求,洱源县将人工种植海菜作为重点绿色生态产业进行扶持,用海菜取代一些传统

“大肥大水”作物,年产值2160多万元,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。

近年来,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,扎实推动乡村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态、组织振兴。一系列政策举措,推动乡村发展呈现新气象。

针对日益趋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约束,我国加快构建以绿色生态为

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,实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、长江流域禁捕补助、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一系列政策。

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。多部门联合创建了293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2968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。各地结合传统节日举办富有农趣

农味的群众性文体活动,“村BA”“村超”等农民体育活动火爆出圈,优秀农耕文化不断传承发扬。

此次发布的决定提出,全面提高城乡规划、建设、治理融合水平,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,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,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,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。

# 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:解读三星堆新的考古实证

3000多年前工匠在玉石上开出的精美凹槽、码得整整齐齐的石斧坑、填有大量玛瑙籽料的碌墩……

记者23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,三星堆公布新的考古发现,不仅为大量出土珍贵文物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,还为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、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。

### 新发现填补三星堆考古空白

“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,填补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,具有重要意义。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难掩兴奋。

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介绍,2022年至2024年,考古工作者继续努力,在三星堆遗址上新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、灰坑、灰沟、石器生产加工相关堆积等各类遗迹400多处,出土陶器、玉器、石器4000多件。此次新发现年代比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更早,碳14测定指向了距今3500年至3400年的商代中期,为三星堆大量出土的精美玉器找到了“生产车间”,进一步揭开三星堆的面纱。

坯料、废料、成品、半成品……记者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库房内见到了部分“新鲜”出土的文物,许多玉器上还有明显的加工痕迹。新发现集中分布的玛瑙籽料坑、石器原料堆积、石器坯料堆积、石器废料堆积、玉器残片堆积、石斧成品坑等,与玉器生产加工密切相关,代表着生产加工的不同环节,考古学家初步确认新发现的这些遗存为玉器作坊。

“从1934年开展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开始,90年来,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。无论是城墙、大型宫殿还是祭祀区,都很好呈现了三星堆遗址的本来面貌,以及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。”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、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告诉记者。

然而过去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仍存空白。“三星堆出土玉器原料来自哪里?制作工艺技术是什么?生产流程和流通方式是什么?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通过这次的考古新发现,得到有效解答。”雷雨说。

一部辉煌古蜀王国的历史,其中到底有多少美丽动人、浪漫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三星堆,令人着迷,引人探索。三星堆目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,中华文明的古蜀篇章,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。

在解答玉器来源问题的同时,此次新发现也为未来的工作目标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据雷雨介绍,商代大型都邑手工业作坊往往位于同一个区域,相当于现代的工业区,或许可以由此顺藤摸瓜,寻找青铜器制作坊、金器制作坊等。



这是2024年3月23日拍摄的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掘区(无人机照片)。

### 新出土文物再证多元一体

“你看这件新出土的玉器残件,侧面的弧形齿做得像竹节一般,弧度和线条都打磨得细腻光滑;还有这件玉凿,只有3厘米长,一看就是用余料加工的,推测这是类似小的祭祀用品或装饰品。尽管残缺,但它们做得这样精致,器身光滑、刃部细腻,说明当时玉料很珍贵,工匠非常珍惜原料。”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方说。

作为全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,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,器形丰富、数量庞大。这些玉器同样蕴含着夏商周时期“以玉礼天”的文化内涵,证实了中华文明既丰富多彩,又多元一体。

此次新出土的文物多为残片。“这些废料、半成品或许不如成品那么起眼,但都在给人们讲故事。”王方说,数千年前三星堆工匠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玉石料加工技艺,他们将丰富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赋予手中的作品,在一件件小小的器物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,让人们感知到先民的创作智慧、理念和精神。

其中一件玉石上阳刻的侧身人头像,头戴冠

帽、橄榄形眼、高鼻梁、大嘴巴,生动的形象和精美的工艺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(神)像如出一辙。

“雕琢方式和后石家河玉人(神)像非常相似,造型、钻孔方式也一样,很可能是一个来自石家河的‘礼物’,说明长江上游和中游在数千年前就有交往交融。而无论是玉石侧身人像,还是三星堆立体的青铜人头像,都有中华文明早期祭祀属性,表明两者具有相似的宗教观念和文化渊源。”王方说。

考古学家分析研究发现,三星堆玉璋的器形和纹饰受山东龙山文化、陕西石峁文化和河南二里头文化影响,玉戈造型与湖北盘龙城遗址、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玉戈相近,玉琮、玉璧的造型特征具有典型的甘肃齐家文化风格……而且三星堆青铜尊、罍出土的时候也盛装着玉器,这种玉器用法也见于我国其他地区。

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,三星堆的玉器种类、形态和用法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具有相似性,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。

### 新实证明确古城布局

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以及新发现的建筑基址的分布、朝向等,明确了三星堆古城的布局。结合之前发现的祭祀区、宫殿区等的分布,3000多年前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尽收眼底。

许丹阳介绍,新发现建筑的营造方式很丰富,15个椭圆形的碌墩,填埋红烧土碎块,有的混入大量小颗粒的玛瑙籽料,共同构成柱洞式大型建筑的基础。考古工作者可以从这些仅存的遗迹判断建筑的大小、方位、朝向,也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建造房屋的。

“建筑的面积大约150至200平方米,虽然比之前发现的三星堆青关山宫殿要小,但也不是普

通民居,应为高等级人群使用的建筑。”许丹阳说。同时,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玉器作坊坊朝向、坑内文物的摆放方位等,都和之前发现的8个祭祀坑、青关山宫殿,乃至整个三星堆古城的朝向等完全一致,呈西北—东南走向。

“这一切应不是巧合,似是古人有意为之。此次确认了三星堆古城水门、城门、道路,之前已经确认了四面城墙的位置,加上穿城而过的古老马牧河,通过考古学家持续不断的工作,三星堆古城的构造已经初步浮现在世人眼前。”孙华说。

若从空中俯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城,会发现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,悠悠

的马牧河从城内蜿蜒而过,将三星堆古城划分为南、北二城,北边有宫殿区、手工业作坊区,南边有祭祀区,东、西分别有水门,四面宽厚的城墙拱卫着都城,多座城门和出入城门的道路将都城与周边联系起来。

孙华告诉记者,三星堆考古过去比较重视年代研究,对横向空间的关注往往不够。这次一个很重要的新发现,就是深化了对三星堆古城空间布局的研究。

“对三星堆古城布局规划的考古发现和研究,表明数千年前的三星堆先民在观天察地理、营造城市方面的智慧和能力,也显现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”孙华说。